

基本館藏

185457

蘇聯的知識份子

柯伐廖夫著 樊 英譯



時代出版社

目次

蘇聯的知識份子		C. 柯伐廖夫	三
一 資本主義時代的知識份子			三
二 社會主義革命和舊知識份子			一四
三 建立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鬥爭			二四
四 蘇聯知識份子的面貌			三六
五 戰後蘇聯知識份子的任務			四九
蘇聯的知識份子		「文與報」社論	五九



蘇聯的知識份子

• 柯伐廖夫

一 資本主義時代的知識份子

在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衛國戰爭中，蘇維埃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顯示了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的典範。工人階級、農人、知識份子都獻身為蘇維埃祖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

對於蘇維埃知識份子（其主要部分是在斯大林五年計劃年間，即戰前時期培養出來的），這次蘇聯衛國戰爭乃是第一次的大試鍊。戰爭顯示出，蘇維埃知識份子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配得上自己的偉大人民的。

在戰後時期，蘇維埃知識份子與全體人民並肩忘我地勞動，以便在最短期間醫癒戰爭所帶來的創傷並加速向共產主義前進。蘇維埃知識份子是蘇聯國家的驕矜；這是新型的知識份子，他們與資本主

義國家的知識份子有原則上的區別。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不能沒有自己的知識份子。在一切階級社會的機構裏都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腦力的勞動。

恩格思說道：「……當人類的勞動生產還這樣少，以致除必要的生活資料外所餘無幾的時候，生產力的增長，相互關係的擴大，國家和權利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造——這一切祇有在加強勞動分工的幫助下才有可能，而這種分工的基礎，就是在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大多數人跟領導工作、從事商業、政治、而後來也從事科學和藝術工作的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大規模的勞動分工。」（恩格思：『反杜林論』第一七〇頁，一九四五年版）。

自勞動分為智力和體力後，智力勞動就被統治階級所獨佔，體力勞動則成為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剝削階級利用科學和科學的一切發明來奴役人民大眾。假若沒有幫忙壓迫人民的知識份子，他們就無法掌握政權。

政府官吏、御用史家、作家、僧侶、醫師、演員和藝術家等組成了知識階層，他們起先為奴隸主服務，後來則為封建主服務。像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這樣的獨立思想家真是鳳毛麟角，而且他們都遭到官方科學、教會、國家的迫害。他們的命運就是自由知識和不自由社會間的不可解決的矛

屑的實例。這種矛盾常常以最優秀人物的死滅爲結束，而這些人物在認識未知世界方面總是超過了己的時代。

隨着社會的發展，知識份子的意義也增加了。在每個新社會的機構裏，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鬥爭的複雜並且隨着人類文化的進步，知識份子的作用也日益巨大了。

在奴隸和封建的時代，受教育的人數是極少的。這是因爲那時生產水準的低下和技術發展的落後。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因生產力的劇烈發展，需要大量的智力勞動者，因此，知識份子就成爲一個人數衆多的階層。資本主義在國民勞動的一切部門中特別迅速地建立了行政階級制度和官僚制度，並且對知識份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它不但利用知識份子的代表作爲行政人員以管理國家，和利用他們作爲統治階級的觀念論的表現者（如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而且還利用他們作爲生產過程的直接領導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的分工達到了極點。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公司，製造廠和以機器工業爲基礎的工廠中，勞動過程的智力職務完全和體力職務分離了。馬克思說道：「本來，腦和手是屬於同一個有機體的，在勞動過程中腦和手的勞動也是互相聯合的。後來，它們分離了，甚至互相敵對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九四頁，一九三五年版）。

資本主義企業公司是智力勞動脫離體力勞動過程中的新階段。這個過程在製造廠裏更加強化起來（那裏而使工作人員降為局部的工人），而在重工業內則告完成了，那裏面，作為生產潛力的科學脫離了工人而被迫為資本服務。智力勞動成了資本主義監工的財產，他們監視着那些祇做體力工作的人。「正如軍隊需要軍事司令官一樣，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由共同的勞動聯合起來的工人羣衆也需要工業的尉官（經理等……）和士官（技師……），後者在勞動過程中代表資本家發號司令。監督工作就是他們的專門職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四九頁）。

這些廠內的監督者——從技師、會計師直到工程師——和廠外的監督者——從廠長到資本主義托拉斯和股份公司的高級職員——組成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主要部份。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階級鬥爭的加深，由於剝削階級日難壓制被壓迫的階級，因此官吏、政客、法律家和記者的軍隊隨之增長，他們的任務就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奴役被剝削階級。

此外在資本主義下，特別在他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因此必須保持大量的常備軍和無數將校及軍官。沒有這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本主義國家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壓制被剝削大眾和保衛並擴展本國領土。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知識份子主要是從資本家、地主、僧侶、富商和富農隊伍中徵集來的。列寧

說道：「……一切農學家、工程師、教師——他們都來自有產階級；他們並不是由天而降的！不論在沙皇尼古拉時代，不論在共和國總統威爾遜時代，無產階級總不能離開車床、農人總不能離開犁刀而踏進大學。科學和技術祇是爲富人、爲有產者而設的；資本主義祇給少數人享受文化。」（『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至六五頁）。

知識份子在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力量，因爲他們完全依附於剝削階級並且祇爲剝削階級服務。這些階級的幸福，知識份子就當作自己的幸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社會任務是由資產階級的作用決定的。當資產階級是革命階級的時候，它的觀念也是革命的。當資產階級成爲反動勢力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就起着反動的作用。「……知識份子所以稱爲知識份子，是因爲他們比一切人更自覺、更堅決、更正確地反映和表現出整個社會中的階級利益與政治集團的發展。」（『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三五四頁）。

但是因爲知識份子是由各階級的代表所組成，並且因爲知識份子壟佔了智力活動，所以他們產生了自以爲是「超階級」的概念。知識份子把所有自己的勞動創造物：科學、文學、藝術等等——都宣稱是超階級的。馬克斯和恩格斯說，在敵對社會中，智力勞動者「……必然是不現實的並且認爲自己的觀念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創造力量 and 目的，但是實際上，它祇是它們的表現者和象徵。」（『馬恩全

集」第四卷第四〇七頁）。

在俄國，特別熱烈贊同這種觀點的是民粹派（從拉符羅夫和米哈羅夫斯基到二十世紀初葉社會革命黨的政論家們）。著名的民粹派政論家伊凡諾夫在「俄羅斯社會思想史」一書中稱知識份子爲「道德的、社會主義的超階級的集團」，他們的特徵就是「新形式和理想的創造力」。

支持知識份子的「超階級」性的幻想是有助於統治階級的；在「超階級」的面具下資產階級的科學更易麻痺勞動者。在一九〇九年出版「里程碑」一書的變節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集團也企圖把自己的逃避革命解釋爲「人的崇拜」和「犧牲」。「里程碑」這本集子的作者之一——貝爾捷葉夫——宣稱：「超階級的知識份子是人類的那一部份，他們用人類精神的理想來征服了集團的狹隘性」。

列寧和斯大林始終反對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觀念論的解釋，並且指出他們是依附於資產階級的。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一書中寫道：「「知識份子」的成份和社會成份一樣：如果後者爲資本家所統制所支配，那末前者所發出的聲調也祇是資產階級的冒險家和僱用者的聲調，他們說：「知識份子」是知足的、安靜的，他們沒有任何妄想並且清楚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八九頁）。

當說到「可笑的民粹派思想，說到知識份子的全能」時，列寧指出道：「……俄國的進步的自由

主義的「民主的」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這種「……俄國「超階級的知識份子」是「現實的社會力量」，因為他們代表一般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頁）。

在人剝削人的社會裏，知識份子不是也不可能獨立的力；智力勞動者在物質上服從於統治階級，他們是統治階級思想的表現者，是守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知識份子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統治階級的依附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厲害。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在克里姆·薩姆金的形象中顯示了無恥的奸詐的虛偽的知識份子向資產階級的諂媚和屈服。高爾基論及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時，寫道：「知識份子的工作主要在於粉飾資產階級的生活，安慰在惡俗苦悶生活中的富人。知識份子是資本家的保姆，他們大多數是熱心地用白綫縫補那早已破爛的慌憐的染滿勞動人民的血漬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和宗教的法衣。」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中大多數知識份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事實並不就是說，知識份子的成分和他們的志向都是一樣的。列寧說道：「……資產階級有不同的階層，他們各有不同的歷史可能性。上層資產階級和富有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如律師、教授、記者、議員等等幾乎永遠熱心與普里斯基維奇派聯合一起，他們和資產階級之間有千百道的經濟的綫路聯接着。」

反之，農民資產階級和新的「農民稱號」的知識份子却跟無權的、被虐待的、無知的、飢餓的農

民大眾聯接著，他們的生活與普里斯查維奇及其所有同盟互相敵對。」（「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八一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智力勞動跟體力勞動一樣都是買賣的對象。資產階級使智力勞動者成爲自己的雇用者。知識份子像資產階級的雇工一樣遭受剝削。知識份子的勞動報酬跟人工工資一樣要依據市場的法則。生產過剩的危機和失業打擊工人，也同樣打擊知識份子（尤其打擊下層的知識份子）。

所以，無足爲奇，資產階級社會的知識份子行列中除了資本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外，也有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列寧說：資本主義下的知識份子「……在其他階級中佔有獨特的立場，一部份在自己的關係、觀點等方面接近於資產階級，一部份則因資本主義逐漸推卸知識份子的獨立地位，把他們變爲不自由的雇用者並威脅了他們的生活水準，而站到雇用工人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十六頁）。此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個別的具有遠見和正義感的知識份子，他們深知無產階級必然勝利，並且站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在資本主義進入總危機時期，這些較優秀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轉向更爲顯著。

在每一個階級的敵對的社會文化中有二種文化，除了以擁護剝削階級利益爲目的的統治者的反動文化外，還有那進步的民主的文化，它是維護人民大眾的利益的。在階級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因此就

分成這兩種對立的文化的擁護者。列寧指出，在俄國，一方面是——普里斯齋維奇、古奇可夫、斯特魯夫的反動文化，另一方面則是契爾內雪夫斯基和普列哈諾夫的進步的民主的文化。民主俄國知識份子的代表——從拉其施契夫、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起，到陀勃羅留波夫、契爾內雪夫斯基、聶克拉索夫、契訶夫以及托爾斯泰等發展了進步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被人類最優秀創造的承繼者——無產階級——用來反對沙皇專政和資本主義的鬥爭。

無產階級正是那個階級，它肩負着接受和發展有史以來人類在精神活動和物質生產方面所創造的一切最優秀東西的任務。但是這些人類進步的成就要轉讓給無產階級祇有憑靠知識份子，要使這些成就增加也必需知識份子的協助。

起來反抗沙皇和資產階級的俄國工人階級，為順利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即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必需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需要有自己的理論。無產階級的理論必須是社會科學的最高成就。在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喪失了深入一切文化寶藏的可能性，在這困難情形中，給工人階級以援助的就是具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他們達到了真正科學地瞭解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成為革命無產階級的公認的理論家。

社會主義的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的知識代表們所研究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等理論中產生的。

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代表是重立了普洛美修士的功績，後者從上帝那兒竊取了火的祕密，並把它告知世人。人民因得到這個祕密的幫助而學得了各種藝術。上帝爲這件事殘酷地懲罰了普洛美修士，把他縛在懸崖上。

資產階級也這樣對待那些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同他們宣戰、迫害和殺戮他們，無產階級的導師——馬克斯和恩格思是科學的熱烈支持者，他們的社會出身都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像普洛美修士一樣，他們向工人階級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祕密、偉大共產主義學說的祕密，把共產主義鬥爭的强大武器交給了工人階級。

在蘇聯，工人階級的偉大導師就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發展了馬恩學說，承繼了並且發揚了俄羅斯進步知識份子的革命鬥爭的傳統。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像俄國那樣的進步知識份子的解放鬥爭的優秀傳統。俄國解放運動的最初兩個階段是首先與知識份子有關的：先和貴族知識份子（從十二月黨人到蓋爾村）；後與布爾喬亞商人知識份子（從契爾內雪夫斯基到「民意團」的戰士）有關。

承繼着俄國進步知識份子代表所展開的爲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光榮事業，列寧和斯大林爲首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了俄國工人運動，率領了俄國工人階級和國內的一切勞動者去反對專制和資本主義，爲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列寧和斯大林暴露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資本家的阿諛和諂媚，指出了革命知識份子在工人運動中的重大作用。列寧和斯大林固然反對唯心論的民粹派誇大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但同時也反對那些經濟派和孟什維克派低估與輕視知識份子的作用。布爾什維克嚴重打擊了馬哈葉夫采夫派的反動觀點，他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是革命的知識份子，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斷言工人階級的解放就意味着從知識份子的「羈絆」下解放出來。

在駁斥「經濟派」企圖使工人運動與領袖及革命知識份子分離的時候，列寧指出道：「自覺的工人階級會珍視他們從社會民主黨的知識份子那兒得來的豐富的知識，和廣大的政治的遠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是由兩個來源形成的：第一、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代表轉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第二、用培養自己的「工人知識份子」的方法。列寧非常注意這個過程並指示各種方法促進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家的理智發展。列寧寫道：「當知識界對於正義的非法的著作喪失了興趣的時候，在工人中間却產生了對知識、對社會主義的熱烈的追求，在工人中間出現了真正的英雄，他們不管生活環境怎樣困苦，不管工廠中的繁重的苦役，他們仍舊表現了剛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來學習、學習、學習，並且從自己隊伍中培養出自覺的社會民主黨員，培養出工人知識份子。在

俄國已經有這樣的「工人知識份子」……」。（『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五三頁）。從這種「工人知識份子」中還出現了這樣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如：巴布希金、加里寧、基洛夫等。

列寧關於培養職業的革命幹部的學說，首先就注意到教育這樣的工人知識份子，他們將組成無產階級黨的牢固基礎，在這些幹部領袖下工人階級將順利完成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由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俄國工人階級祇能產生少數的自己的知識份子，但是這些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起了傑出的政治戰士和羣衆組織者的作用。

二 社會主義革命和舊知識份子

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知識份子地位與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知識份子地位有根本的不同。

還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勝利以前，資產階級已是經濟方面的巨力量了，所以她早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已培養了大量自己的知識階層。會計師、技師、工程師、工廠經理與資本主義工業同時在封建主義時代就出現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家、作家、藝術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早在資產階級獲得政治統治權之前已經形成了。

在革命過程中，當資產階級開始執政時，資產階級並不破壞，而是保持了舊的政治機構，使它適

應自己的需要並利用現成的政府機關的許多工作幹部來為自己服務。這就是爲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創造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問題實際上對於資產階級是並不存在的。

無產階級的情形則完全不同。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是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壓迫的階級，是文化方面落後的階級。無產階級大眾在這些條件下不能獲得高度的文化，因此，它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創造無數的自己的知識份子。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無產階級破壞了舊的資產階級的剝削機構而創立了新型的國家，後者立刻提出了領導全國生活、它的經濟、文化、人民的精神教育等任務。

布爾什維克黨和他的領袖列寧與斯大林清楚地瞭解，若不利用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成就，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沒有忠誠於人民事業的高度熟練的幹部，是不能完全戰勝舊社會的。所以，無產階級在獲得國家政權之後，就認爲創造自己的蘇維埃知識份子是不容緩的任務，而且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後的第二天，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就開始對工人政權的一切措施公然怠工了。

資本主義所培養的舊知識份子是有觀念的宣傳者，且大多數是仇視蘇維埃制度的，所以對於新社會的建設沒有多大用處。

上層的舊知識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的仇視態度，在布爾什維克看來並不是意外的。恩格斯關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上層人物寫道，隨著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技術人員將是我們原則上的敵人，他們將盡可能地欺瞞和出賣我們；我們不得不威嚇他們，但我們仍舊會遭受欺騙」。（『馬恩書簡』第三九一頁，一九三一年出版）。

在觀念上和經濟上跟資產階級——地主制度密切聯系着的最熟練和有力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了。列寧寫道：「貪慾、卑污的、凶狠的、瘋狂的貪慾，他的寄生者的胆怯性和奴隸性，這就是現代知識份子——從『言論報』到『新生活報』……的真正社會基礎。」（『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五六頁）。

這部分知識份子的代表在報章和雜誌上不斷污衊蘇維埃政權，號召顛覆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彼得堡的藝術工作者協會竟討論『請求外國保護俄羅斯的藝術紀念品』的問題，亦即號召外國軍事干涉。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初期，反革命黨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罷工和怠工的協助下企圖麻痺蘇維埃政權的行動。孟什維克的『新生活報』寫道：「現在，布爾什維克除了兵士和大炮以外什麼也沒有。沒有國家機構，沒有政權機關，新政府的一切活動就好像沒有皮帶的機器：轉着，轉着，但生產不出